

“手兵”类复音词研究

苏 标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手兵”类复音词在历史类、军事类文献中使用得较多。这类词语多产生于中古近代汉语时期, 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词语的概念、词义、构词方法等均出现了变化。从整体上看, “手兵”类复音词呈现出由动词向名词发展的趋势。“手兵”在构词之初以“手剑”等动词性短语形式出现, 在长期使用中随着语义要素的融合而转变成名词性的复合词, 并呈现出了派生词的部分结构特点。

关键词: 手兵; 构词; 词义; 复音词; 词语演变

中图分类号: H131; H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19) 01 - 0121 - 04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19. 01. 020

On the Polysyllabic Words with the Structure of “Hand and Weapon”

SU L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210097)

Abstract: The polysyllabic words with the structure of “hand and weapon” are used more frequently in historical and military documents. These words were coined in the middle modern Chinese era and are still used in modern Chinese era.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the concepts, the senses and the structures of these words have been changed. As a whole, these disyllabic words show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from verbs to nouns.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verb phrase form such as “hand and sword”, the disyllabic words become nominal compounds with structural features of derivatives becau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semantic elements.

Key words: the structure of “hand and weapon”; formation; sense; polysyllabic words; lexical evolution

在汉语涉及军事内容的文献中, 我们通常把短武器概称之为“短兵”。而在这些文献中, 还有一定数量的由“手 + 武器类词语”构成的一类复音词, 我们把它们概称之为“手兵”^①。这类词的语义主要指向两个方向: 一是用手来使用的某种兵器; 二是手拿某种兵器完成相应动作。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当具体到某种兵器和某种兵器的打击动作上时, 我们可以从词义、词语发展演变和结构等方面分析出不同的特点。

一、词语产生及发展概说

“从唐代开始, 到明末清初, 汉语词汇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 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出现了很多前代所未曾见到的新词新义和词汇现象, 语言词汇的面貌大为改观。”^{[1]564}近代汉语时期是继中古汉语时期之后, 汉语词汇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许多常用词作为构词语素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从先秦至东汉, “手”主要作为单音词使用, 其构成的复音词数量不多。^②东汉以降的魏晋时期, “手”的构词

收稿日期: 2018 - 09 - 30

作者简介: 苏标 (1993—), 男, 江苏南京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① “手兵”是我们暂时的称法。汉语中本有“长兵”“短兵”之说, 仿造这个结构, 我们把“手 + 武器类”词语概括称为“手兵”。

② 这一时期“手”作为语素的双音词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手足”“右手”和“左手”, 但总的次数并不多。

能力开始增强,与手的部位、状态、动作有关的,可以相应地用“手+部位/状态/动作”来进行复合构词。^①“汉代特别是东汉以来,在内因、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汉语词汇复音化的程度加快,产生了大量的复音词”,“中古时期,出现了一些特别能产的构词语素,是复音化程度加快的重要标志。”^{[1]544}这一规律的确定,进一步增强了“手”的构词能力。隋唐时期,“手”构成的复音词数量已经十分惊人,且这些复音词在相应的语义场中,分布得也比较完整了。汪维辉先生说:“通常情况,从新词在文献中露头到基本取代旧词,大约需要三四百年时间。”^[2]“手”类双音词的发展,很明显符合这一说法。

“手”与“武器”组合构成的复音词,多集中产生于近代汉语早期。^②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争多发,民族交流频繁,因此促使了各式各样武器的产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武器往往在制式上有长短之分,即长兵和短兵。长兵在先秦时期就是正规作战武器,多为单音词。又为了作不同尺寸的区别,于是便在已有的武器单音词前加了限定性语素“短”,表示短兵。这种用法先秦就有,但仅有两例:

例1.《墨子》卷十四:“为短矛、短戟、短弩、短矢,财自足,穴彻以斗。”^{③[3]}

例2.《吴子·战国第一》:“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余下的例子最早也要推及东汉时期了,其使用主要集中在东汉、唐、宋、明和清等几个时代,以明清时期使用频率最高。先秦时期多为长兵,短兵数量极少,故用“短”来表示同一类武器的不同形制,是比较明确的。但汉语词汇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对于兵书、史书等文献需要精确表达武器类词语的词义时,用“长短”来限定,容易造成词语使用和理解上的混乱。于是,凸显出不同武器的不同材质、形状、功能、色彩等特点,成为了“武器”类新词语命名的主要理据。这类词的语素构成主要是“武器特点+武器大类”,例如:青钢剑、环首刀、仪刀、笔枪等。

“手兵”类复音词的数量比较多,双音词有:手剑(先秦《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卷第七),手弓(先秦《礼记》卷三),手旗(西汉《史记》卷四十),手戟(东汉《释名疏证》卷七),手刃(晋《华阳国志》卷第七),手杖(隋《摩诃止观》卷八上),手炮(北宋《虎铃经·守城县第六十五》),手刀(北宋《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④[4]},手牌(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三),手挝(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手斧(南宋《松隐集》卷八),手枪(南宋《玉髓真经》卷十四),手弩(南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手锯(明《战守全书·战部》卷一),手铳(明《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四十)。

三音词有:手弓矢(北魏《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八》),手刀杖(唐《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若从词类上划分,上述词语可以分成两类:名词和动词。

二、动词

“手兵”类复音词最初是以动词短语形式出现的,即“手剑”。《春秋公羊传》庄公卷第七:“仇牧闻君弑,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5]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手剑”例。清人胡承珙在《毛诗后笺》卷二十一有曰:

宾载手仇,室人入又。《传》:手,取也。

室人,主人也。主人请射于宾,宾许诺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宾也。《正义》曰:毛以此为行燕射之礼,故以手为取。言室人以对宾,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于室,故谓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请于公。《乡射》云:司射请于宾,则射法立。司射以请之,非主人自请,此以诗之所陈。略举大纲,非如记注礼仪,曲言节数。礼从主人而起,故云主人请而宾许诺也。又射礼耦者,有司所比,不是宾自取之。云宾自取,匹者虽配

①当然,这一时期还有很多与“手”存在引申关系的词语,如“人手”“弩手”之类。

②即晚唐五代至北宋年间。胡明扬《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提出了早中晚三期,但这里依照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提出的近代汉语时期分类。见文后参考文献[1]第18页。

③虻矢就是短矢。扬雄《方言》卷九:“短矢独称虻矢,则虻矢本为短矢,明矣。”见文后参考文献[3]。

④手刀最早见于晋袁宏《后汉纪·后汉孝灵皇帝纪》下卷二十五:“内无同生之谋,外无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手刀莫大之讎。”见文后参考文献[4]。但这里的“手刀”实际是“手刃”,所以不算在“手刀”例。

之，由于有司其技艺，敌与不敌，亦强弱素定，自相牵引而为耦也。承珙案：此疏申毛固为明畅然，尚有未尽。《传》云：手，取也。手，本所以取物，因而凡取即谓之手。训诂每有此例，古人谓手弓手剑者，即取弓取剑也。^[6]

此言当是有误。《小雅·宾之初筵》中的“手”训为“取”，是；“手剑”中“手”训为“取”，非是。这里的“手”当是“持有”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庄公第三云：“手剑，持拔剑叱骂之。”^[7]我们查阅了文献中“手剑”例共970条，均为“持有”义。可见，胡承珙以“取剑”释“手剑”实是不正确的。

“手”在与名词组合时，作动词解，表“用手持执”义。上古汉语时多用单音词，故“手”和“武器类名物”最初组合成的，当作为短语，而不是双音词。短语通过语义和结构上的凝固转化为词，但这种转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期性的，并非一蹴而就。所以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大致的词汇化的判断标准：（1）短语使用频率在短期内快速增加；（2）短语中不插入别的成分；（3）开始出现语义上的引申或者结构上的转化^[8]。当满足这三个标准中的二者时，我们就可以认为，短语至少已经在词汇化的过程中了。因为“手兵”类短语多表“手持某种武器”义，因此，这类短语多是述宾结构，在句子中和另一个谓词性成分组成连动结构，分别表方式和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手兵”类短语词义比较凝固，使用也比较固定，所以应当作为复合词。但这类短语也有不需另加入一个表目的的谓词性成分，直接作为连动结构，例如：

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七》：“是以潘濬欲因会手剑之，以除国患，疾恶忠主，义形于色。”

沈约《宋书·志第六》：“臣亮等手刃戎首，龚行天罚。”

柯维骥《宋史新编·列传一百十六》：“炎乃应命，屡出战杀敌。城陷犹巷战，手刀数人。”

姚之骊《元明事类钞·人伦门》：“始以孱忍继婚，娶毕举一子，教弱弟有成，乃手斧族人，趋至县请偿死。”

这些例子中，“手”的意义和用法没有改变，而是之前作为宾语成分的“武器类名词”发生了变化，语义中加入了表目的的动作，表“手持某种武

器打击”义。这种把多个语义要素凝聚在一个词中的情况，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常见。正如蒋绍愚先生所说：“词化理论表明，在不同的语言中，一个语义要素可以和另一个语义要素融合而出现在词的语义构成中，也可以单独作为词出现在句法层面。”^[9]发生语义要素融合的主要原因在于“武器类名词”：当某个名词具有动词性质时，就会将使用这类名物时所发生的相对应的动作，与这一名物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状中结构的短语。而原先的动作，则不需要额外用动词来表示了。如此看来，这种情况下的“手兵”，只能作为短语，而不是复合词。

三、名词

“手兵”类复音词多为名词性，是典型的定中结构，表“手持的某种小尺寸武器”义。这类名词应当是由动词发展而来的，一来同形的动词出现时间早；二来动词中的述语成分“手持”的语义特征，相较于“短”则更为明显。当然，这类词语产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个或几个与它们对应的、完全表示长兵器的相关词语。“手兵”类词语词义上的稳定性要强于“短兵”类，不会出现频繁地改变词语概念的情况。“手兵”类词语的指向比较准确，所指的是有着明确制式的武器，而且在历时发展中变化不大。例如：《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右手刀一旁刀，柄短如剑”，《慎守要录》卷四：“本县乡居士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宽六寸，长一尺二寸。”而“短兵”类词语的指向就比较模糊了，例如：刘熙《释名》卷七：“短刀曰拍髀”，这里的“短刀”指的是匕首；程开祜《筹辽硕画》卷三：“辽人习步不习马，习短刀不习长枪火器。”这里的“短刀”指的是弯刀。两个“短刀”显然不是一类。

通过对“短兵”类词语的义素分析，我们找到了以下几个共有的义素：[手持][尺寸小][便于携带][杀伤力小]。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手兵”类词语进行了义素分析，得出了：[单手持用][尺寸小][便于携带][杀伤力小][近身]。这些限定性的义素使用于除了“手炮”以外的任何词语。“手炮”是个例外，我们将在下面讨论。通过对比发现：“手兵”类词语的共同义素要比“短兵”类词语的多出[单手持用]和[近身]，

前一类词语的义域明显要小于后一类,“手”是对“短”的一个语义上的再限定。“短兵”类词语应当是与之对应的“手兵”类词语的上位词。

名词性的“手兵”类词语部分消亡了,有的因为所关联的武器不再使用了,如手戟、手牌;有的因为名称变了,如手挝^①、手刀杖。部分保留到了现代,不过词义却在历时发展中产生了变化。

1. 词义的扩大:手杖。其范围扩大了,变成了概称,只要是单手可持的、用来卫体防身、辅助行走、表示礼仪的,都称之为手杖。

2. 词义的转移:手刀。由贴身砍刀,变成了匕首^②,又变成了飞刀^③,最后成了手作刀型。由一种武器,变成了一种攻击技巧。

手炮:由小型坐地抛石机变成了单兵榴弹炮。现在字典词典中多将古代“手炮”解释为“手掷的炸药包”,当是有误。《武经总要·守城》记载:“手炮,敌近则用之,炮竿一,蝎尾一,铁环一,皮窝一,用二人放,石重半斤。”可证。在文献使用中,“手炮”一词多与“橛木”连文,二者皆非火器。且所中手炮之人伤于齿,当是钝器所为。亦可证。

手枪:由冷兵器变成了火器。

手铳:由冷兵器变成了火器。

其余的词语,像手斧、手弩、手锯等,从词义上来说,中心义素和限定性义素没有发生变化。但从器物具体形制上来看,尺寸都比它们产生时的要小,与“单手持的”“便于携带”的意义越来越贴近。可以认为,词语的概念发生了变化。这往往是因为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人们对相关事物的认知发生了改变。北宋时期火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武器的制式。长兵的作用削弱了,短兵用来防身的定位也越来越明确。故如《宋史》记载,北宋初的手刀极其厚重,到南宋时期则改得轻薄好用。手兵作为短兵的一类,在使用中更要凸显出轻巧的特点。所以其在不断发展中,手兵类武器的尺寸越来越小,在明清之际尤甚。这是符合冷兵器的发展规律的。

“手+武器类”的构词方式,今天仍在使用的,如手雷、手刺、手虎等。当然,不仅仅限于武器,“手+名词”构成偏正结构的方式,是非常能产的。这里的“手”,所指的范围已经非常大了,只要是与手有关的,都可以用“手”来作定语。如用手拿的智能机叫手机,戴在手腕上的智能机叫手环等。这些词语中,“手”均作定语,位置非常固定,组合成的词语,词性也非常明确。“手”呈现出了一些词缀的特征。我们可以认为,“手”作为语素,已经出现了“类词缀化”。“手”尚未成为词缀,是因为其还存在着比较明确的实词意义,还未虚化。但词义开始出现模糊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之前所说,“手”在作为语素构词时,概念是比较模糊的。“手腕的”可以作“手”,“手指的”也可以作“手”,“手”在这里仅起到一个限定作用。“在汉语双音复合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位于双音复合词首或尾起修饰和作用补充作用且表意较虚的语素,由于长期高频度应用而逐渐虚化为一个只起音节作用的词缀。”^[10]“手”正处在这一过程中。

[参考文献]

- [1] 方一新.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2] 汪维辉.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408.
- [3] 扬雄. 方言 [M]. 郭璞,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4] 袁宏. 后汉纪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5] 公羊高. 春秋公羊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6] 胡承珙. 毛诗后笺 [M]. 黄山: 黄山书社, 1999.
- [7] 何休.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 [8]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21.
- [9] 蒋绍愚.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40.
- [10] 陈宝勤. 汉语词汇的生成与演化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137.

①宋时的一种手杖,杖首有柄,内含刀刃。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今天仍有这种武器作为防身用,称为手刀杖或手杖。

②见《丁清惠公遗集》卷一奏疏:“搜出袜内手刀一把。”

③见《西陂类稿》卷九:“侍总兵侧手刀欲发。”